



赤橙黄绿青蓝紫构成多彩世界,柴米油盐酱醋茶点缀多味人生。中国山水画的精髓在于意境美,道法自然,首在布局,次在留白,末在技法,增一分累赘,少一分失色。“删繁就简三秋树,领异标新二月花”,写文章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中国式智慧,亦体现在各式菜谱中,往往佐料多少,仅以“姜蒜盐等少许”代之,语焉不详,并不量化,火候几分,分量多少,全凭个人心领神悟。

万事万物,皆有度。人的正常体温在37℃,明显超过了这个度,则致虚火浊气上升,须以化学抑或物理法去之。秦统一六国后,推行“一法度衡石丈尺,车同轨,书同文字”,统一度量衡,天下一统便有了遵循的尺度。古往今来,出色的政治家、战略家、军事家、企业家无不目光如炬、胸有大度。有战略进攻,亦有战略防守、战略退却,有进有退,时进时退,不计一城一池之得失,审时度势,高瞻远瞩,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。当下,中美贸易战实则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间综合实力的博弈,“谈,大门敞开,打,奉陪到底”,因为有底气,所以有信心,因为有底线,所以有尺度。打打谈谈,料为常态,合则两利,让必有序,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,从容不迫,气定神闲,知己知彼,成竹在胸。华为在美国发起的狙击战中,挽狂澜于既倒,是役,关键靠的是巨额研发投入和对人才的极端重视。未来五年,华为宣布将再投入1000亿美元重构网络,把网络的交易模式和网络架构做到极简。这样的投入额度,这样的胸襟和气度,避免了在高端领域被人“卡脖子”,也在关键时刻自救了华为,成就了华为。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,任正非登高望远,知难而

度

□ 高来明

进,愈挫愈勇,率领华为实现了逆风飞扬,绝地反击。一个华丽转身,刷新了人生高度,增加了人生厚度。

舒展的人生必定张弛适度。梁启超说,唯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,唯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。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随心切换,若常以打牌代替读书,则喧宾夺主,本末倒置;若徒有读书之名而无闲情雅趣,则人生就像一杯白开水,寡淡无味。2017年“佛系”一词流行于网络,大致说的是一种颓废的生存状态,倘若一时有此心情,来个“葛优躺”,实可理解,倘若奉为圭臬,则难免蹉跎了岁月。

人皆有情,情亦有度。有道是情深不寿,又道是深情不及久伴。“红豆生南国,此物最相思”“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”“在天愿为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”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”“问世间情为何物,直教人生死相许”“愿有岁月可回首,且以深情共白头”……爱在一个“懂”字,因为懂得,所以舍得,因为懂得,所以心疼,此中况味,天地鉴之。爱情诚可贵,友情亦重要。“君子而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”,处世之道,贵在识人。“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”,交友之道,贵在容人。“人不可有傲气,但不可无傲骨”,不念浮华之名,不沾浮躁之气,温润如玉,谦恭有礼,令人如沐春风,岂不快哉!

世界因其多极化而深度融合,生活因其多样化而绚烂美好,行走在网络构建的信息森林,阡陌纵横,花香遍野,朝迎晨曦,夜眺星空,心有执念,举止有度,人生便有了温度和风度,充满了负重前行的无穷力量!

度

□ 陈景凯

把明孝陵、无梁殿、中山陵、音乐台、灵谷寺等挨个玩了个遍。我们在石象路上奔跑,在灵谷塔上远眺,在谭墓的皂角树下看小人书,在水榭的平台上学溜旱冰,还沿着山坡在野桑树上摘桑葚,顺着小溪翻石头找小螃蟹……我们还意外地瞧见一条小蛇,吓得我丢下手中的小棍落荒而逃。晚上,我们聚在一起唱歌、吹牛、说笑,还轮流站岗放哨防止有人偷袭(因为别处也有这样的学生夏令营)。我们还安排了一次夜行军,大家排着队,拿着手电筒走了一段夜路。虽说心里忐忑得像敲小鼓似的,可也不敢吱声,跟着队伍走。回到帐篷睡下,还真有点儿兴奋,毕竟练了胆子,体验了一把游击队员的生活。

一个星期太快了,日子过得真叫有趣,大家伙儿都觉得“疯”得不过瘾,有点儿意犹未尽。

度

□ 李凤琴

忙。外婆总是两头忙。这不,刚下过雨,路还没干,小女孩就迫不及待地要去外婆家了。外婆那慈祥的笑容,暖人的热被窝,无不在召唤着她。

一到外婆家门口,她就高喊起来:“外婆,外婆……”“好,好,我乖乖来了。”外婆笑眯眯地出来迎接,一把抱起小女孩。

每次去外婆家,小女孩都要住上几天。晚上与外婆睡在一起,外婆粗糙的大手,总喜欢摸摸她的小腿小脚。小女孩觉得那是世上最温柔的大手,听着外婆均匀的呼吸,心里很踏实。听妈妈说,外婆是一个很要强的人,年轻时家里实在揭不开锅,跟随邻居去安徽讨过饭,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那样的凄苦经历,个中滋味不是别人能够体会得到的。小女孩却从来没听过外婆道过一声苦,抱过一声怨。外婆乐观开朗的性格使她八十多岁了依然身体硬朗,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,干干净净。

外婆除了积极乐观面对生活,还与人为善,从来不与别人争执什么。小女孩从没见过她与别人有过矛盾,与舅妈也从未红过脸。一切的一切,在外婆眼里都是风轻云淡的。正是这样的性格,让外婆活到了九十一岁都耳不聋,眼不花,一直在帮忙料理家务。此时,小女孩已经长成了大姑娘,参加工作了。

可是,一天,老天爷与她开了一个玩笑,因为妈妈哽咽地告诉她:“外婆快不行了,你下班去看看外婆吧!”妈妈的话无疑是晴天霹雳,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当她赶到外婆家时,她亲爱的外婆已经奄奄一息。看着外婆带着对这个世界无比的眷恋离开了他们,她忍不住失声痛哭。

如今,留在那个小女孩脑海深处的还是那座摇摇欲坠的桥,虽然那座桥早已不复存在,但她心里一直把它称之为“外婆桥”……

那个小女孩就是我。

度

□ 张爱芳

因为十多年的胆结石,我住进了医院,下决心把不属于我身体的东西拿掉。术后第二天早晨,老公去开水房泡好茶进病房时,对我说他听到的一个奇闻:这医院有个女病人,因为肝脓肿生病住院,家里两个女儿对她不闻不问。这个妈妈56岁,住院10多天了,只有53岁的妹妹在这伺候她。不仅伺候她,还拿钱替她看病。

老公不是一个八卦的人,他说是打水的过程中听人家谈论的,大概是觉得这两个女儿太奇葩了,所以讲来给我听。同病房的人也听到了,隔壁床的阿姨从外貌上看像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属于性情比较耿直的那种农村女人:“这种丫头生下来就应该掐死!”她咬牙切齿地说。她也是肝脓肿,手术后一直是独生儿子在医院陪伴她。“真是少见。”靠窗的病人的妈妈也感叹说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,责骂着,连进院来一直少言的我也参与了这场谈话,都对这两个女儿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。

大家说完也就忘了这茬事。

术后第三天夜里,我听到了呜呜咽咽的哭声,夹杂着絮絮叨叨的诉说。因为白天输液睡多了,正为睡不着而烦躁,此时的哭声更让我心烦。我循声来到走廊,哭声发自走廊的一张加床上,加床离我的病房也就五六米距离吧。

加床上,一个老太蜷缩着,正边哭边说,说些什么听不清,哭声却在这夜里传得很远。她的身边一个年龄相仿、长相也相仿的老太太正劝说着她,语言也不甚清晰,但意思大致能懂,好像是告诉她咳嗽没什么的,不是病情加重。“我不是也咳嗽吗?”说话的老人,时而严厉斥责,时而温和劝说。渐渐地,有几个睡不着觉的病人或家属也来围观。我走近床前看了下:加五床,王秀玲,56岁。此时我才觉得说她们是老太是不妥当的,这姐妹俩也就比我大个几岁而已,在我们单位像她们这样年龄的人都还穿着花枝招展,相互之间还在比身材、比衣服的品牌和样式呢。而眼前这姐妹俩,一样的小碎花裤,上衣是菜市场地摊上那种花里胡哨的样式,不知什么材质的滑叽叽

度

□ 陈惠萍

回即使考得再差,高中总没问题。瞅着男生,也一如平时,以为他终究是小,还未明白这考试的重要。直到考试的前一晚上,我突然很是恍惚,毕竟这是男生人生中的第一次跳跃。不过恍惚也只能放回心里。只记得那一夜我一直是迷迷糊糊,终未能睡踏实。考试第一天的早餐,很是纠结,要不要再加根油条(平时男生不吃油条,只吃两个鸡蛋),怕男生看穿我的目的,引起他的紧张,终是作罢。那几天,我在男生面前小心翼翼。直到考试后的第一天,当我大着嗓门嘱咐男生在家看书少玩手机时,男生睁大眼睛瞧着我,半晌,很有些不屑地吐出:妈妈,你这是咋啦?我怎么突然觉得你与我考试前不同了?说着,还龇牙咧嘴地窜到我身边,伸出他那竹枝似的手指在我眼前划了划。那时,我可没时间与他耐心交流,只又一次大声重复我的叮嘱,上我的班去了。

只是此刻,我翻看朋友圈,又一年的考试季,又想起男生去年瞧我的眼神,细细思量,这考前考后,我有何不同?

度

□ 张惠萍

的面料,大概也就几十块钱一件吧。床上的这位姐姐满脸皱纹和愁苦,一头短发乱蓬蓬的。手上套着一双大手套,连接小臂处还用绳子扎了一道。床下的妹妹除了一身衣服与姐姐相似,头发比姐姐齐整得多,脚上是一双凉鞋。脸上并不比姐姐年轻多少,一样的愁容。

这大概就是老公告诉我的人们口中谈论的主角吧。在她们旁边,一个上身着旧黄色中山装,下身穿着蓝布裤子,身材矮小的老头坐在凳子上,不说也不动,就那么呆坐着,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“这老头得过脑梗。”围观者有人说。人们唏嘘着,小声谈论着。

“为什么要给她套这么双手套?”我忍不住问道。“她用手拽管子,本来都有点好了,她自己却说治不好了,将管子拽了,导致又发炎了。”妹妹指着姐姐身上那一根管子说。那根管子正将肝里的脓液慢慢往外面的袋子里排。“她本来已经住院看好了,出院回家后又发炎了,她的两个女儿便说她是重病,看不好了,不肯带她来看。”围观的知情者说道,“硬是这个妹妹要带她来看,妹妹家在上海,自己也只拿三千多元一个月,这么点钱在上海生活本来就很难,她却舍不得拿来替姐姐看病。”

“你有几个孩子?”我问那位妹妹。“就一个儿子。”“你儿子对你这种做法有意见吗?”“没有!有什么意见啊,没有!”“你儿媳呢?”“也没有!”“你老公呢?”“也没有!他在家带孙子,接送孩子上幼儿园。”从妹妹的谈话中,从她的做法上,可以感受到这一家人所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。而患者的两个女儿,从年龄上估摸她俩是八零后,还是比较年轻的,也应该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,她们的生活究竟有多贫苦,以至于将自己生病的亲妈丢在医院不管不顾?

直至我出院,一直没见到患者的两个女儿在医院露面。据说,这两个女儿不但肯掏钱给妈妈看病,还准备将姨妈给妈妈看病的发票拿去报销。

度

□ 张惠萍

的面料,大概也就几十块钱一件吧。床上的这位姐姐满脸皱纹和愁苦,一头短发乱蓬蓬的。手上套着一双大手套,连接小臂处还用绳子扎了一道。床下的妹妹除了一身衣服与姐姐相似,头发比姐姐齐整得多,脚上是一双凉鞋。脸上并不比姐姐年轻多少,一样的愁容。

这大概就是老公告诉我的人们口中谈论的主角吧。在她们旁边,一个上身着旧黄色中山装,下身穿着蓝布裤子,身材矮小的老头坐在凳子上,不说也不动,就那么呆坐着,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“这老头得过脑梗。”围观者有人说。人们唏嘘着,小声谈论着。

“为什么要给她套这么双手套?”我忍不住问道。“她用手拽管子,本来都有点好了,她自己却说治不好了,将管子拽了,导致又发炎了。”妹妹指着姐姐身上那一根管子说。那根管子正将肝里的脓液慢慢往外面的袋子里排。“她本来已经住院看好了,出院回家后又发炎了,她的两个女儿便说她是重病,看不好了,不肯带她来看。”围观的知情者说道,“硬是这个妹妹要带她来看,妹妹家在上海,自己也只拿三千多元一个月,这么点钱在上海生活本来就很难,她却舍不得拿来替姐姐看病。”

“你有几个孩子?”我问那位妹妹。“就一个儿子。”“你儿子对你这种做法有意见吗?”“没有!有什么意见啊,没有!”“你儿媳呢?”“也没有!”“你老公呢?”“也没有!他在家带孙子,接送孩子上幼儿园。”从妹妹的谈话中,从她的做法上,可以感受到这一家人所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。而患者的两个女儿,从年龄上估摸她俩是八零后,还是比较年轻的,也应该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,她们的生活究竟有多贫苦,以至于将自己生病的亲妈丢在医院不管不顾?

直至我出院,一直没见到患者的两个女儿在医院露面。据说,这两个女儿不但肯掏钱给妈妈看病,还准备将姨妈给妈妈看病的发票拿去报销。

我的夏令营

度

□ 陈景凯

把明孝陵、无梁殿、中山陵、音乐台、灵谷寺等挨个玩了个遍。我们在石象路上奔跑,在灵谷塔上远眺,在谭墓的皂角树下看小人书,在水榭的平台上学溜旱冰,还沿着山坡在野桑树上摘桑葚,顺着小溪翻石头找小螃蟹……我们还意外地瞧见一条小蛇,吓得我丢下手中的小棍落荒而逃。晚上,我们聚在一起唱歌、吹牛、说笑,还轮流站岗放哨防止有人偷袭(因为别处也有这样的学生夏令营)。我们还安排了一次夜行军,大家排着队,拿着手电筒走了一段夜路。虽说心里忐忑得像敲小鼓似的,可也不敢吱声,跟着队伍走。回到帐篷睡下,还真有点儿兴奋,毕竟练了胆子,体验了一把游击队员的生活。

一个星期太快了,日子过得真叫有趣,大家伙儿都觉得“疯”得不过瘾,有点儿意犹未尽。

外婆桥

度

□ 李凤琴

忙。外婆总是两头忙。这不,刚下过雨,路还没干,小女孩就迫不及待地要去外婆家了。外婆那慈祥的笑容,暖人的热被窝,无不在召唤着她。

一到外婆家门口,她就高喊起来:“外婆,外婆……”“好,好,我乖乖来了。”外婆笑眯眯地出来迎接,一把抱起小女孩。

每次去外婆家,小女孩都要住上几天。晚上与外婆睡在一起,外婆粗糙的大手,总喜欢摸摸她的小腿小脚。小女孩觉得那是世上最温柔的大手,听着外婆均匀的呼吸,心里很踏实。听妈妈说,外婆是一个很要强的人,年轻时家里实在揭不开锅,跟随邻居去安徽讨过饭,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那样的凄苦经历,个中滋味不是别人能够体会得到的。小女孩却从来没听过外婆道过一声苦,抱过一声怨。外婆乐观开朗的性格使她八十多岁了依然身体硬朗,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,干干净净。

外婆除了积极乐观面对生活,还与人为善,从来不与别人争执什么。小女孩从没见过她与别人有过矛盾,与舅妈也从未红过脸。一切的一切,在外婆眼里都是风轻云淡的。正是这样的性格,让外婆活到了九十一岁都耳不聋,眼不花,一直在帮忙料理家务。此时,小女孩已经长成了大姑娘,参加工作了。

可是,一天,老天爷与她开了一个玩笑,因为妈妈哽咽地告诉她:“外婆快不行了,你下班去看看外婆吧!”妈妈的话无疑是晴天霹雳,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当她赶到外婆家时,她亲爱的外婆已经奄奄一息。看着外婆带着对这个世界无比的眷恋离开了他们,她忍不住失声痛哭。

如今,留在那个小女孩脑海深处的还是那座摇摇欲坠的桥,虽然那座桥早已不复存在,但她心里一直把它称之为“外婆桥”……

那个小女孩就是我。

车声把小区弄醒了

度

□ 张惠萍

的面料,大概也就几十块钱一件吧。床上的这位姐姐满脸皱纹和愁苦,一头短发乱蓬蓬的。手上套着一双大手套,连接小臂处还用绳子扎了一道。床下的妹妹除了一身衣服与姐姐相似,头发比姐姐齐整得多,脚上是一双凉鞋。脸上并不比姐姐年轻多少,一样的愁容。

这大概就是老公告诉我的人们口中谈论的主角吧。在她们旁边,一个上身着旧黄色中山装,下身穿着蓝布裤子,身材矮小的老头坐在凳子上,不说也不动,就那么呆坐着,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“这老头得过脑梗。”围观者有人说。人们唏嘘着,小声谈论着。

“为什么要给她套这么双手套?”我忍不住问道。“她用手拽管子,本来都有点好了,她自己却说治不好了,将管子拽了,导致又发炎了。”妹妹指着姐姐身上那一根管子说。那根管子正将肝里的脓液慢慢往外面的袋子里排。“她本来已经住院看好了,出院回家后又发炎了,她的两个女儿便说她是重病,看不好了,不肯带她来看。”围观的知情者说道,“硬是这个妹妹要带她来看,妹妹家在上海,自己也只拿三千多元一个月,这么点钱在上海生活本来就很难,她却舍不得拿来替姐姐看病。”

“你有几个孩子?”我问那位妹妹。“就一个儿子。”“你儿子对你这种做法有意见吗?”“没有!有什么意见啊,没有!”“你儿媳呢?”“也没有!”“你老公呢?”“也没有!他在家带孙子,接送孩子上幼儿园。”从妹妹的谈话中,从她的做法上,可以感受到这一家人所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。而患者的两个女儿,从年龄上估摸她俩是八零后,还是比较年轻的,也应该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,她们的生活究竟有多贫苦,以至于将自己生病的亲妈丢在医院不管不顾?

直至我出院,一直没见到患者的两个女儿在医院露面。据说,这两个女儿不但肯掏钱给妈妈看病,还准备将姨妈给妈妈看病的发票拿去报销。

住院见闻

度

□ 张惠萍

的面料,大概也就几十块钱一件吧。床上的这位姐姐满脸皱纹和愁苦,一头短发乱蓬蓬的。手上套着一双大手套,连接小臂处还用绳子扎了一道。床下的妹妹除了一身衣服与姐姐相似,头发比姐姐齐整得多,脚上是一双凉鞋。脸上并不比姐姐年轻多少,一样的愁容。

这大概就是老公告诉我的人们口中谈论的主角吧。在她们旁边,一个上身着旧黄色中山装,下身穿着蓝布裤子,身材矮小的老头坐在凳子上,不说也不动,就那么呆坐着,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“这老头得过脑梗。”围观者有人说。人们唏嘘着,小声谈论着。

“为什么要给她套这么双手套?”我忍不住问道。“她用手拽管子,本来都有点好了,她自己却说治不好了,将管子拽了,导致又发炎了。”妹妹指着姐姐身上那一根管子说。那根管子正将肝里的脓液慢慢往外面的袋子里排。“她本来已经住院看好了,出院回家后又发炎了,她的两个女儿便说她是重病,看不好了,不肯带她来看。”围观的知情者说道,“硬是这个妹妹要带她来看,妹妹家在上海,自己也只拿三千多元一个月,这么点钱在上海生活本来就很难,她却舍不得拿来替姐姐看病。”

“你有几个孩子?”我问那位妹妹。“就一个儿子。”“你儿子对你这种做法有意见吗?”“没有!有什么意见啊,没有!”“你儿媳呢?”“也没有!”“你老公呢?”“也没有!他在家带孙子,接送孩子上幼儿园。”从妹妹的谈话中,从她的做法上,可以感受到这一家人所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。而患者的两个女儿,从年龄上估摸她俩是八零后,还是比较年轻的,也应该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,她们的生活究竟有多贫苦,以至于将自己生病的亲妈丢在医院不管不顾?

直至我出院,一直没见到患者的两个女儿在医院露面。据说,这两个女儿不但肯掏钱给妈妈看病,还准备将姨妈给妈妈看病的发票拿去报销。